文始真經言外經旨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旣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尚不强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絶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爲古之博大眞人也列禦寇亦師之

以傳其道焉嗚呼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秘傳于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爲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下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關尹子咸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爲博大眞人矣自清濁兆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神德至精至凝至元至妙如此書者也葛稚川謂擒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不能到惟其尊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不可咀之無味捫

攧無門探索無路甚至指爲俗書以爲出於漢儒之口噫是書也莊列不能言文程不能道而謂漢儒能述之乎自漢明帝時西域之教始流入中國而其書最精微者楞嚴楞伽金剛法華也其所言之神通妙義變化正魔以至無我無人之說悉先述於是書矣然其言簡其義詳又非重譯之書所可比擬也關尹聖人生周末之世與孔子同時二聖人皆親見老子故其言間有一二與孔子同者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類豈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今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

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蔵之拜之哉今欲於强名之下强字表德故述言外經旨云有宋寳祐二年歳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字道焚香再拜謹序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序

三教一道人實三之旣已一矣孰能一之伏讀文始眞經三教於是乎可一矣何以言之經曰聞道於朝可死於夕非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之言乎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非無人無我無衆生壽者金剛之言乎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非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乎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非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乎是皆大易之言也心蔽吉凶男女盟詛藥餌者則有靈媱泆狂等鬼攝之是則楞嚴二十五魔之說也籩豆瓦石問答之語是則庭前翠柏拈花微笑之機也得道之尊可以輔世得道之獨可以立我與夫捐忿窒慾簡物恕人等語質之孔典語小異而義大同也融三

貫一全經皆然互會兼曉不可徧舉但後學顓於一門獨此
昧彼非已所異是已所同安知聖道如天無所不包耶坐井
而闚宜乎毀所不見矣又是經祕於前代出於近世古無籌
解讀之愈艱或欲解之病乎難悉吾師抱一先生通方大全
之士也幸聖經之出世愍後學之不明撤百氏之藩籬明老
關之宗旨或因言而析理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
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抉
事於意外大率多文始經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
外經旨是經也眞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洩大
易未露之機述楞嚴秘密之蘊卽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
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脈窮諸祖之骨髓顯黃帝之

機緘露老聃之腑肺也學者得見此經誠爲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恩大難酬鋟梓廣傳用報麗德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是經達乎融三貫一之旨了悟道眞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學者當虔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敬爲之序有

宋寶祐二禩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百拜謹序

文始眞經出世紀

道行乎教非文不宣蓋將以詔衆而傳遠也故教託文顯道因教明三者相須而不可偏廢也然文有隱見教實與焉所以關乎道之興替也孔子著六經以明道天下宗之教已行矣秦皇出而儒書焚文既隱而教遂熄漢出屋壁而列之文既彰而道乃行是知文之隱見卽道之晦明也故夫子有斯文喪未之歎一皆推之于天信非人之智力所能及也我玄元道祖當周室之衰將有事乎西征而關令尹望雲氣知天眞至於是預期齋戒以俟應兆既至乃延而師之受道德五千之言及乎得其道乃祖玄述妙致大盡精而著爲是經將以擴明其教也按劉向言關尹子隱德行人易之蓋當時潛

德不耀而教不大行今以莊列二書攷之列子則見而師之故多請問之辭莊子則聞風悅之遂稱之爲古之博大眞人以二子之高致而推尊如是其道蓋可知矣逮秦漢之奕有蓋公者方異之人曹參嘗師事之事見於史以是書授參參旣用其道及薨與書俱葬孝武復得於方士又爲劉安匿之吁玄聖之書何鬱多而通鮮邪豈得之者懼夫漏神洩道寶秘而爲獨善之計邪自劉向表進之後獨見於葛稚川之序自茲以後是書遂秘由晉而來修文輔教如陶寇王尹李吳馬杜諸大師德所著子集見於藏室者不啻千餘卷終未有一言及於是書有宋碧虛先生教法中博贍者也其註老莊引證百家無所不至爲道德纂微序乃曰今之西升經卽關

尹子書也又莊列所引之句是也或有之而亡也緣世亡其書道藏失載故斯億度也徽皇御極大弘立教政和中雕鏤藏經九兩詔天下蒐訪道門隱書甚至督責郡縣入進者加以賞所獲雖衆而此書竟不出金源大定初重陽祖師自秦抵海倡起全眞追三代之淳風續無爲之古教長春嗣教詔赴龍庭陳先王之道德慈儉好生之諫切切而進妙沃聖心大加開納繇是淸靜之化雷動風行化洽華夷立門大啟長春上仙之後淸和典教名師高德輔立翼德者珠聯玉耀於一時通都大邑宮觀相望星弁肩摩霞裾武接以至深山巖谷十百爲居草衣木食怡然有巢許之風雖髫童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妄語一時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

如此時也歲癸巳有羽客張仲才南游回詣寶玄堂求見於宗師炷禮畢袌出一書將獻之衆師目之題籤曰關尹子書衆猶卒然不爲意取讀之義奥文古詞徑閟澀猶車行蟻蛭觸途皆礙乃相與鉤索漸得所指類推不已義大昭彰意至聖而言至希輕輕然冷冷然使人如登虛無之景遊廣漠之世不知心迹之俱超也衆師驚喜曰然則古有是書何絶世無聞今何從而出詰之則曰游之楚得於采山之人蓋如李筌得陰符於石室也衆乃拜於宗師訴以得經之由宗師漠然久之曰時哉時哉斯文之出其天意乎是書不行于世蓋千年矣今天元啟瑞道化興行而此書出世者是其時也在吾門者宜自幸自慶生斯時値聖教探討服行以致其妙則

聖人雖千古之遠遇之猶旦暮也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是經之出其異者蓋有三全眞之教千百世間然一出也此經秘絕亦千年矣今眞教方隆秘經隨出不先不後同時相值是一異也淸和典教益三傳矣不出於前師如有所俟正淸和典教之年翻然而出是二異也旣出張君即得之自楚之燕踰二千里都無迂墜直獻于師如有所使者是三異也噫以千載之前之尹書付千載之後之尹氏惠然自至如芥投針以斯三者而驗焉蒼蒼之意不遠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六經出於壞壁故先王之道明聖門恃之爲龜鑑今聖書出於道隆之世其萬世玄門之龜鑑乎繼而披雲天師刊鏤藏經即補入藏室稱爲文始眞經遵太上之命號

也眞常眞人開置立學才俊聚焉朝講夕演多及是經然其詞旨奧異自成一家略無莊列寓言駕辯乘風夢蝶傲世等語自宇至藥分次篇目極有奧旨章章義異皆不失篇題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此書之淵奧也通玄而致命知天而盡神剖五常百行之精微超六籍名言之迹演四句百非之要義異聱牙詰曲之辭窮益深測益遠若履横杖而浮大海躡飛葉而游太虛葛仙翁模象之語庶幾近之屢有時彥探微索隱作爲箋解然跋前疐後反爲書玷抱一子謂咸備天神至聖四者之道如女嬰龍虎之語丹道之妙也鐘鼓舟車之語禪者之機也精水神火之語造化之秘也小隙小蟲之語人事之詳也我寓道寓之語無言之言也後學知其一者不

知其二達其常者不達其變明乎空宗或昧於鍊養有無俱燭復疎於治文故解之者未免有管中窺豹之誚也象先昨游浙右得抱一先生所著言外經旨其道眼高明學問富贍証文不爲正經文字所束鼓舞變化指妙意於詞章之外而不失本旨故曰言外經旨所謂四者之道皆盡之矣其跌宕超詣出神入天亦足以超關尹於千載之下是証也惟曉於上智非訓詁之設也夫是經大教中不可闕者也抱一之註又是經中不可闕者也經旨既明則使玄聖之道昭昭乎如天日在上有眼目者俱得瞻依所謂教託文顯道因教明豈不信歟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即眞人受經結草樓之地也人世雖更山川良是象先未瞻靈境心醉聖風游之詠之不知

在數千年之外也因結夏是宮就出抱一之注札而傳之冀
乎若道若俗若智若庸因經悟道因道度世是亦　大聖
慈惠天下後世之心　昧　其來不知尊敬故
敘出世之因使知　之　不自弃也凡　同志其勗
之哉時至元十八禩歲在辛巳重陽節日　道士朱象
先稽首載拜書於　樓觀之說經臺

文始眞經篇目

八籌　籌者物也

九藥　藥者雜治也

凡九篇一百七十章

抱一子曰宇者盡四方上下之稱也故以一宇冠篇首謂無是宇則無安身立命之地道則遍四方上下無不在焉無是道則天地造化或幾乎廢矣故一宇者道也宇既立不可無柱故以二柱次之柱者建天地也天地定位聖人居中聖人者道之體也聖人建中立極故以三極次之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神之物故爲精神魂魄五居數之中心居人之中故以五鑑居中以明眞心能照也然無形則心無所寓故以六匕次之匕者食也食以養形故形食一體形久則化故以七釜次之釜者變化萬物之器也釜中不可無物故以八籌次之籌者物也物物可爲藥藥可以雜治

故以九藥終之九者究也盡也物至於爲藥功用極矣然藥之功復能活人有復生之理以明萬物皆具是氣是性可以生物不逐形盡也故以藥終焉今將九篇分爲三卷以見自一生三自三成九之義至九則復變爲一而無窮矣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上卷

抱一子陳顯微述　錢熙祚錫之校

一宇篇

宇者道也　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戞戞乎闢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覓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抱一子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

認爲有道可言若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飜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飜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飜出不可道即道則飜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爲口道之道愚又飜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眞空使其可空即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眞空乎知空可空非眞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爲而道獨不可以人爲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飜言外之旨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强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强名之名爲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强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

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戛而鬬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鬬或介而不交於物或哯而呵叱之或嘖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强名曰道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卽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抱一子曰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

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
言卽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
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
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徼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
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寶忘其異謂
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
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抱一子曰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爲二矣所觀愈大所歧
愈遠反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
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
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
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抱一子曰有人則我與人爲二有我則我與道爲二我不
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
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
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烏足以語

此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抱一子曰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盂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爲兩人矣今焉甲自置之而甲自射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爲盂以識陰爲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射此覆盂而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疑以爲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旦揭去物欲之盂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悟置之者非它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覆盂之下果何物耶學者毋以爲未嘗置而昧之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抱一子曰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作道

謂之非道則不可況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亡是物則道安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能亡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物謂之善道善陶者陶乎陶善道者道乎道陶乎陶者不知其陶道乎道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抱一子曰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道不見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猶隔一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汝領會否曰會曰無物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者茫然自失它日復問曰心可見乎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爲道與心一乎二乎曰心與道可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曰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或者唯唯而退

關尹子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抱一子曰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傳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嘗疑夫太素之先有太始太始之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末也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人能反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尺竿頭至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初之外更有所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抱一子曰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冥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世人有執一端

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卽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抱一子曰逐者本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或遇異景異物異祥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橫執爲道是猶魚望波明食動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無心矣安事逐哉或曰進修亦逐也精進亦逐也皆非乎曰爲學日益故須精進進修以成其德爲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無不爲是名眞精進

關尹子曰方術一作方士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抱一子曰修眞鍊性圓通覺輪所尚不同或觀音聲而尚晦或定光曜而尚明或運動而尚強或寂靜而尚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抱一子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夫可得可行則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可行者須臾不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是道在是矣易曰顯道神德行道固自我以顯矣而德行尤不可不神也然聖人於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不敢失德累行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爲仙行滿八百大羅爲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不可行者安有所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吾死也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抱一子曰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乎傳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爲有所執乎故爲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眞死於夕

關尹子曰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抱一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冥情也自有之無不可得而名狀其心蕩蕩乎豈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之仁善桀跖之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可得而秘也一情善惡爲有知動物皆然一情冥之爲無知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

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抱一子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九則聖人自强不息非勤也因時而動不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節因緣聖人初何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觀其時而已矣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抱一子曰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學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即四者亦不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辯知行如禽飛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擷影無得失之可驗知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眞求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抱一子曰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爲之功有可把捉成之甚難而爲之甚易也以道棄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爲之功無可把捉成之甚易而爲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累功日將月就或經年或累歲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勤勞庶可晞冀信不易也至於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動之非一事之誤則隳壞世界喪覆邦國破家亡身可立而待故曰成之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崖撒手自肯承當不假修爲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抱一子曰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矣若夫有形而無我者惟火爲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使不附於草木金石火果安在哉是則天下無復存火矣然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矣火果有乎火果無

乎聖人以火喻道噫善喻哉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非眞生方死方生者死非眞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眞生乎死果眞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眞死曰動作昭著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著曰未死者止名爲生未契道者止名爲事而已噫安得眞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抱一子曰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德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爲不足爲必求奇言異行以爲跨德入道之蹊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橫執爲道未有不遭魔攝如道經佛典所云豈止無時得原無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抱一子曰世事有爲用力甚難而人樂爲大道無爲用力甚易而人不爲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奕有物有法可師可習故可漸爲之非積歲累月不能臻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方不可師不可習不可漸造之有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累歲積日不得或一彈指頃得之相去遠矣此無它有爲之功與無爲之功不同也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抱一子曰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勘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

者兩俱失之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見而笑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抱一子曰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汙穢鰕魚鯤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所不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存留其中知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爲海殆矣問海知乎哉問道知乎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抱一子曰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忘我而身隱矣見物則昭著而不昧矣能忘我而昭著不昧聖人之功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見暗中一物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寵辱皆驚眛於倚伏

而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抱一子曰人皆有是權顧所歸如何爾權者謂無一定之稱也夫小人豈一定爲惡耶能遷就爲善則君子矣君子豈一定爲善耶苟造次爲惡則小人矣惟聖人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關尹子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抱一子曰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之事無難無易莫不迎刃而解葢精神剛明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至自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若夫撥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何徹是猶以手握刃不傷者鮮矣

關尹子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

失問與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抱一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居道與道會有問有答一氣往來爾胡不觀諸籩豆瓦石乎籩與豆終日講禮而昧者不觀瓦與石終日談道而聾者不聽然則籩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來乎

關尹子曰仰道者跂知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買道于愚

抱一子曰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逐也逐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衒也衒之者不貴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跂之望而歎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駸之皆求之逐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衒之而買愚皆不尊不貴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爾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逐而及不恃而有不衒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二柱篇

柱者建天地也　凡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盆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

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抱一子曰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椀盂瓶盎皆有天地龜蓍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尚爾況氣血有情者乎況人爲萬物之靈者乎精神搏應形理愛觀執存因攝而生生不窮矣非天下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爲天而精爲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者爲木爲人欲降不降者爲金爲物金木者水火之交故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焉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則土爲尊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之功也自夫大中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形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自上下下自下上上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魂神自天而降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魄自地而升也禽獸横生則根亦在尾矣故雖具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五行交雜則蠢動蠕蠕異稟異根有不可勝窮者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

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抱一子曰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知爲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物否乎彼初見之恐亦未識久而後疑疑心水印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凝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知鱗角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矣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楡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抱一子曰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也自形觀之則有小大之辯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之日月明暗即人之精神盛衰豈特陰夢水晴夢火哉地之五味藥石即人之五藏好惡豈特心應棗肝應楡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抱一子曰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也學者識認得眞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强名也何可云謂哉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抱一子曰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爲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氏以識爲五陰之最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卵濕化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故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抱一子曰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爲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胸中之天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疑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爲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於視視視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而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抱一子曰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胸中之天地爾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爲天地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

我外不見人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卽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卽名爲形

抱一子曰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生形者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形乎則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蓋有非形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猶若是况形之粗者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形者鑽磨則生形氣者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也世有剋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歟

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卽熱置之水

即寒呵之即温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抱一子曰愚觧參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以日月往來而爲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爲寒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爲也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抱一子曰人之精神魂魄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爲之而自已之精神魂魄豈不能自生自養自葆自錬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嘘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水則鳴則錬吾之精

可以制魄知擊石即光則鋟吾之魂可以益神是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熱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千變萬化無不可爲矣德同天地信哉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抱一子曰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運而預見休咎於天地者也烝烝之爲烝烝神矣哉靈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爲之變八風爲之遷葢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曰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爲巳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抱一子曰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

我與道爲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曰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　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

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抱一子曰天無爲而萬化成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己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舍之以虚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抱一子曰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物有妍醜日無厚薄是盖聖人無爲無心之治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

道不有德不有事

抱一子曰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爲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焉能忘我哉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抱一子曰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夫豈異乎人哉特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爲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爲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爲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識以爲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爲信此其所以不可跂及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

不得

抱一子曰以仁爲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爲仁則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何則舉一常而五常備互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哲之士厚於仁而薄於義智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徑庭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渾渾淪淪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抱一子曰道無形無跡無言無爲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求之於聖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貌行能之外何從而觀聖人哉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其迹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觀乎果不可觀乎果異於吾心乎果不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借道于聖此之謂也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姸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

冥此乃見聖人

抱一子曰聖人本無言行貌能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人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在夫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辨愈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四者之外而觀之斯善學矣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抱一子曰衆師賢賢師聖聖師萬物固矣然則聖人果師蜂立君臣師蛛鼠蟻而置網禮兵乎聖人同物置作無我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其自然而已矣聖人何心哉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

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為人不以此為已

抱一子曰聖人道則如絲之紛事則如碁之布聲倡之聲和和之事始始之事終終之色青青之色黃黃之物卵卵之物翼翼之無愛道無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此則道如絲紛也至於鄙雜衆物厠別分居或短或長或直或方物物不同旦旦去取井井有條此則事如碁布也聖人志於道無心無我故不為物易賢人志於物有心有人故未免為物所易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抱一子曰聖人之處世和其光同其塵惟恐自異於衆人而其起居衣食貧賤富貴何敢異於人哉使人仰其高侈其大者聖人之所懼也上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生熟不盡乎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然則聖人之處世豈容衆人仰侈哉

關尹子曰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抱一子曰莊子謂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純純常常削迹捐勢無責于人人亦無責焉此聖人不異衆人之說也若夫遊於雕陵而忘其身見異鵲之利而忘其眞虞人逐之以吾爲戮反走而三月不庭此魚捨水躍岸虎捨山入市之謂也雖然聖人處衆雖不自異物豈能拘之哉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抱一子曰道本無爲以道應世者是事也道本無體以道寓物者是物也聖人終不能將出此道以示人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昔人謂使道可獻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可進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傳人莫不傳之於子孫惟其不可出示於人故得之者鮮矣然則聖人終不示於人乎孔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善觀聖人者當於事物之外觀之

關尹子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抱一子曰謂鐘爲鐘人皆然之謂鼓爲鐘則人不測其言所以退天下之言也謂車車行人皆然之謂舟車行則人罔測其行所以奪天下之智也是猶犬可以爲羊輪不輾地之辨也其可以言名乎其可以智知乎

關尹子曰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抱一子曰夫大道無說善聖者不言非無說也不可說也不可說而言之則有弊何則言則不出乎有無也言有則無言無則有言非有則非無言非非無則非有有無相互相爲弊猶蛇蛙蝍蛆互相吞食如引鋸然去來牽掣是則有言不如無言也然則聖人果不留一言乎聖人之言滿天下學者苟以聖人之言爲言不惟不知言併與聖人失

之矣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抱一子曰聖人能大能小能智能愚能垢能淨能貴能賤能壽能夭千變萬化無可無不可賢人則不然能大者不能小能智者不能愚昔孔子見老聃歸謂弟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噜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日居而龍現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其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抱一子曰在己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無我則形物自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動也如水之流動已復靜而其靜也若鏡之瑩是則雖有動靜而何嘗動靜哉其應物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谷矣芒芴乎若未嘗有湛寂乎澈底純清同乎物而不自異則與物和而不競也驚其得而不自有則與道忘而不失也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敢爲天下先也而嘗隨人和而不倡不得已而後動也體用具存權實畢備此聖人之所以爲善聖歟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抱一子曰老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謂之渾乎洋乎游太初乎豈不信然至於如金在礦如玉蘊石則時金時玉也道在瓦礫道在屎溺則時糞時土也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之馬呼我牛而謂之牛則時逐物也塊然如石槁然如木則時山物也如鱗之潛如魚之泳則時淵物也然則皆聖人之正行乎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若愚夫豈

眞狂眞愚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一作奕奕然所温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抱一子曰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得之手而符之物而悲思怨慕之心猶足以感絲桐而聲爲之變而況有道之人動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動地康時豐物哉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大穰其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抱一子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思而未嘗思特人不能測識爾何以異乎人哉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抱一子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察察則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愈明則親友事物愈難睦交成契矣惟聖人以無心渾之則利自利害自害賢愚自賢愚好醜自好醜如是則親無不睦友無不交事無不成物無不契聖人初何容心哉

關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抱一子曰聖人有大巧而若拙有大智而若愚世之愚拙妄援聖人以自解則愚者愈見其愚拙者愈露其拙豈能自解哉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抱一子曰有聖有賢之分者迹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也覩聖人爲聖人豈可跂及哉是則徇迹而忘道也惟知其爲聖而以賢師資之則智齊於師庶乎忘其蹟而得其道矣而古人猶謂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學者須負過師之智則幾矣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抱一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賢人趨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衆人不見上皆偏也聖人渾通上下無所不趨無所不見在賢亦宜在衆亦宜和光同塵所以異於賢人遠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抱一子曰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則任物理之自然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貴賤尊卑之間感應貫通出於口而行於身譬如夫倡婦隨牡馳牝逐雄鳴雌應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聖人初何容心哉賢人制禮

法以防人心故不得不拘之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
戒善惡千里違順之幾故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也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

抱一子曰前云聖人龍之如易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
今云虎變如易之革卦有大人虎變之象龍則言聖人之
體變化無常飛潛莫測虎則喻聖人之道煥乎有文章之
可觀凜乎有威風之可畏及乎行聖人之事則愚夫愚婦
亦可行之而步履方拙如鼈刻無甚高難行之舉也道則
絲棼事則棊布者以言其道若渾而難理其事則有條而
不紊也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唐唐（又作堂堂）**爾胡然臧臧**（又作藏藏）**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太虛子子然無與為偶徹徹然無
不洞貫堂堂然充滿乾坤臧臧然不容視聽唯其能徧偶
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所以貴於萬物也老子
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其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雲之在太虛而卷舒不定如禽之在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空以容之則雲禽之變化飛翔窒矣使聖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無體之玄以運之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上卷終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中卷

四符篇

符者精神魂魄也　凡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夭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强弱在彼者非此

抱一子曰一水析之置於金器石器瓦器至於萬器皆可也萬器之水復合爲一水亦可也其水或在器析而爲萬

或離器合而爲一其內景之德灼然無殊故我之精散於事物猶水之在衆器收視反聽猶合衆水而爲一靈明絶待宜然長存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火因膏薪而後顯非膏薪則外光不存故我之神感而遂通應物而現非物感之則寂無所向故所見人同蓋神無我也詳而推之近身遠物莫不皆然耳屬腎雖蔽之前後皆可聞一也智於五常應水智宗一也冬〻於時應水冬揭秋物而歸根一一也黑於色應水黑不可變一也北於方應水北壽一也一數奇獨也故皆曰無人水之象也精者水故曰皆精曰可聞曰崇曰奇曰獨曰不可變曰壽又皆無人有我也舌屬心郎唇齒而成言二也禮於五常應火禮卑二也夏於時應火夏因春物而榮華二也赤於色應火赤可變二也南於方應火南天二也二數偶兩也故皆曰無我火之象也神者火故口皆神曰成言曰卑曰偶曰因曰可變曰天又皆無我也精無人如粟中之有米故曰米去殼則精存神無我如鬼無體附物則見故曰鬼憑物則神見夫因待而有全精者既無人則無所待故忘是非忘得失猶米去殼而精存也曰在此者我也非彼者是非得失也時晦明時强弱者隨時之宜也抱神者既無我則常應常靜猶鬼憑物而神見也曰在彼者因時也非此者無我也學者知乎此則知所以無人無我全精抱神之道也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欻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抱一子曰精神水火也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則互生也自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復尅火則互滅也其來無首其往無尾滅已復生生已復滅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亡神未嘗有一欻起滅惟無我無人無無首無尾與天地冥契則精神長存矣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

爲木在八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生又作植）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抱一子曰精水一合魄金四爲五神火二合魂木三爲五精藏魄而神藏魂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魂木爲龍魄金爲虎使魂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二物分於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鎔金燔木故神可以制魂魄殊不知神寓於魂如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制精鍊魄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功也故丹法始終全資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爲吾之精神魂魄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萬火可合爲一火異金可鎔爲一金異木可接爲一木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

死哉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抱一子曰精神魂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僞心輪回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則有此僞心則有此僞意有意則有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魂有魂則有神有神則又有意矣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爲而不芽不卵耶蓋精不存也物則自淸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蓋意土數五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

爲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爲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回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知之乎

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

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郭本有火生土故神生意七字在土生金故意生魄之上

抱一子曰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淸入濁而魄盛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有餘金不足魂有餘者多覺魄有餘者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別者非魂魄能口析之也皆有眞性存乎其中而狃習既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皆爲吾魂渾天地造化之所有者皆爲吾魄是則萬物皆爲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淸輕淸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淸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

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抱一子曰云白今之楷字也自秦之程邈變古篆爲隸王次仲郎隸成楷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illegible]字古

之云字阜字古之白字是則の乛鬼爲魂阜鬼爲魄於古文則然〻〻則從虛輕淸故爲風のヰ乛古風字阜則從身重濁故爲氣旣古氣字然則古人製字亦或有道焉風屬木氣屬金木主升金主降以五常而升者爲五星之佐反五常而沉者爲五行所賊楞嚴所述升沉之報與此同義魂魄相半則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魂七魄故魂多者爲貴爲賢爲明爲羽爲神魄多者爲賤爲愚爲暗爲毛爲鬼而其識其好皆契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卵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類衆生盈天地間生生不已也然聖人本無我不假於物則不能游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形然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聖人必以五行對之然後生生不窮如水火相尅卻成旣濟金木相尅卻成夫婦皆對法也是道也如兆龜數蓍至誠自契誠若不至則五行無一應者矣

關尹子曰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郭本於此有皆因二字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

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抱一子曰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味事謂之五塵觀聽嗅嚐思謂之五識五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物也五塵主於神神無我即物而見也五識主於魂故曰魂識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魂也父以精愛母以神觀愛爲水觀爲火水爲氣火爲血父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末生生不窮之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之交觀無識而如燈之照則吾識未嘗萌吾生何嘗有哉

關尹子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抱一子曰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魂魄固矣然則鼓不扣則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神扣鼓以桴桴亡則雖有餘聲

終亦不存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魂魄終亦不存矣是則五行之氣倐往倐來我本無有而我之所有者扣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今欲聲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汝說

關尹子曰夫菓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抱一子曰世之術祝能於無中見多有事如張諧作五里之霧左慈擲梁上之杯是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爲之如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而後生三者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天根地有地根人有人根造化有造化之根人能於造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變化之道也

關尹子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

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章獨言木喻者發明上章言根之旨也蓋木爲魂爲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以魂識晝夜隱見精神之中而已矣精一也故魂識合精則所見惟我獨神二也故魂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根於冬而榮於夏即魂之藏於夜而見於晝也知夫木之根則知魂之根矣知夫魂之根則知天地造化之根矣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抱一子曰人假精神以有生善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生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忘精神而超生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世有夢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如夢幻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覺而不能者拘於形也惟能自見精神者覺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凝精作物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炁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漱水摩火以養精神於內亦皆足以延精神斯術之粗者也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述於此書又在夫人之自得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抱一子曰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立為五常皆自然而然非有牽强故曰常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集神攝精輕魂御魄蓋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主此五事也火星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其餘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主智而木輕金冥水降所以能輕魂御魄攝精莫不皆然

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意同

關尹子曰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蝡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蝡奚白

抱一子曰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丸本無情而蜣蜋轉而精思之則蝡生丸中俄去殼而化爲蟬外爐金丹生於金鼎神室之中神室本虛器全籍守爐之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之中外丹既熟而內丹亦就化形而仙矣參同契曰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蜣精思之意耶

關尹子曰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抱一子曰人以動物爲有生今釜中之蟹已羹而几上之遺足尚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而彼非氣者何嘗有聚散生死哉人橫計之爾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抱一子曰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坐脫立亡者以爲了達見臥死病死者以爲未了達殊不知均一死爾初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不見其生未嘗有死故不見其死）

關尹子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老子謂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今問嬰兒曰汝生乎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厭生死心非大患乎有超生死心非妖乎）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一作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

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抱一子曰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況我之未嘗有生死也以水犯水火犯火以況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入死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入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有或無或幸或懼或任或超愈變情識而馳騖愈遠矣安足以知此哉

五鑑篇

鑑者心也　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蔽（一作弊下同）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又作逐放）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

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曰應萬物其心寂然

抱一子曰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衆人神于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曰應萬物其心寂然神于神則心微事物而爲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爲身旣認物爲我身則精存于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爲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士所能測識邪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抱一子曰聖人之心能斂能散斂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敷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工於一則不一矣用工於虛則不虛矣用工於靜則不靜矣惟其不用工於一不用工於虛不用工於靜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斂散何嘗斂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爲聖人以五鑑明心信乎其爲鑑矣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抱一子曰火本無我自淸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是也

夫火本無體雖燎爇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因根塵取受狃習而後生關尹子曰物交心生識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記認千年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不續難傳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抱一子曰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不是打牛即是今夫心役於思去心不是去意即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旨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則思未嘗有思念未嘗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觀夫絕思斷念心如土

木者異矣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絶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若云它是聖自已卻成狂苟遇卓絶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循迹而不見道矣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達後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爲物何者爲心哉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抱一子曰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爲心在我或在彼又執以爲火在此或在彼者不然則或以爲非我非彼者皆愚人也烏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抱一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抱一子曰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黃粱未熟特片時爾心豈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心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者安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抱一子曰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曰使盡羿之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己也然學聖人者自以為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厭其量爾今善弓者師弓善舟者師舟以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矢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帆舵風水之可法至於心明則覺

昏則昧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覺昏昧處通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眞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抱一子曰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胷中如月形生於犀牛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則角無由而生月矣月形旣存于角中則盡犀之形不可去也以喻人之胷中萬物萬事忘不得遺不得如昔日曾游之景再游則記憶宛然皆識使然也且如今日見某事某物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及乎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事物未有之時此想此識根安在哉然則今日想識皆妄想妄識明矣譬如無鬼思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怖之妄情認黍爲稷認玉爲石本妄認也而能生眞稷眞石之妄識然則覩奇物見奇事何異夫妄情妄識耶孰而有之印於心府可謂不智矣知乎此則知變識爲智之說矣變識爲智則外不見物内不見情

關尹子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抱一子曰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生之母而已矣譬如物生於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終變

於意事之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皆隨意變也意在是是非則識隨而在是非意在善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則子隨母轉也然意雖有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嘗覺知心無變無覺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欻之起滅皆不足以動吾心君而我心惟一蓋有大常者存焉爾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抱一子曰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爲母性爲子謂如五常之性根于一心皆未達夫眞性之所以爲性三教聖人發明性眞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爲其所以未入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爲母心爲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辯矣苟事物來干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浮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

關尹子曰賢愚眞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眞僞而謂之賢愚眞僞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

抱一子曰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眞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僞者不甚著意而易忘所以區別賢愚眞僞者皆識情使然也苟知識情所使則雖賢者亦愚之眞者亦僞之則變識爲智而忘之矣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尙非眞何況於識識尙非眞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

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郭本有於至無中變成炁八字在猶如太虛之下

抱一子曰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而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因識生情因情著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既爲氣矣既爲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盛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炁名爲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

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抱一子曰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常之物與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有所歉忽見冤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師雖夢蛇不畏者習慣如自然也昔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怪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撓其人其人瞑目不視曰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即有中示無惟不信之自然不神也若夫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嬰兒姹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與忽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覩此猶且見如不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

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抱一子曰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命也旣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則思慮不由我若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抱一子曰此章當連前章爲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反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則何庸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續其義始圓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

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識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町畦斯判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況交人乎況行德貫道乎惟以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抱一子曰天下之事無不起於小而至於大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制一情者謂情始萌即制伏之使不致於為惡故可成德忘一情者情未萌也情既未萌則不待忘而忘之矣情忘心空故可契道也

六匕篇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　凡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

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抱一子曰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爲我覩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横執以爲我者皆妄也安識所謂眞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爲我以不能思不能痛者爲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我乎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有緣塵於中積聚狃習

爲思非我眞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是則妄有血氣於中假合觸覺爲痛非我眞有是痛也然則不能思不能痛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之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亦我也豈可以人我異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爲夢以同見久見者爲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夢葢因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葢因陽因晝因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遍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眞無一物是我之己而已矣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抱一子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是則五賊生於陰陽而人之所思不著事即著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爲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是賊也在陽則爲覺在陰則爲夢在覺爲事在夢爲物如好仁者多夢松柏之類皆役於五行也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它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如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陰陽五行烏能爲寇爲賊哉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歟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抱一子曰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乃大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不思而能得乃大智矣今有人見夫未嘗見者如蛇首人身之類必以爲怪矣不思夫形寢神息之時忽有所夢天地人物從何而

生從何而見世人習慣不以爲怪細推詳研吾之精神本自清明寧一而化爲是夢豈不甚可怪哉知夢爲怪矣今觀我之形有耳有目有手有臂視聽動止氏之夢中所見一一有實豈不尤可怪耶況口之能言心之能思其爲怪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吾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具耳目手足反而思之不見其爲有也如是則怪可去乎愚答曰道甚麼或人再舉前問愚曰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或者呿然而退

關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抱一子曰人有眞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惟不能自見故或以色求我或以音聲求我轉不可得而見矣況問我以氏族名字衣食友僕琴書古今哉宜乎聖人嘿然不對是不對也乃所以深對也或者不喩聖人之意而扣之不已夫扣之不已者疑乎信乎以爲信耶彼之我即我之彼也彼之彼即我之我也彼彼不能相我則我我不能喩彼矣以爲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不對對又何疑焉而扣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妄

見而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之曰我尙不見我將何爲我所噫是亦第二義矣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抱一子曰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爲主中品者以炁爲主下品者以形爲主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隱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爲主上品也以一炁生萬物以一炁合萬物如採祖炁服元炁閉胎息襲氣母之類皆以氣爲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形中一處皆以形

物爲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淸者神至濁者形半淸半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況於氣乎而況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爲之惟其志而已矣

關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抱一子曰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爲形可聞見乎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爲氣可聞見乎則噓呵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焉爲之主張乎是維持乎是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卽天地萬物之色以見吾神精無人也卽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蟦我可爲萬物

抱一子曰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與氣則與氣俱化昔人有患瘤破之其中皆蝨者是外烝蝨之類意也昔人有綸虎入神化爲虎者是習牛則獷之類也習則與物俱化病則與氣俱化而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爲已有者又豈悟夫天地之委形哉

關尹子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抱一子曰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身不可得也知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礦砂玉隱於石璞昔人以喻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

乎大海

抱一子曰蠢動含靈皆具是心皆具是道昔人謂焦冥蟲向蚊蟲眉睫上建立世界蓋以形觀之則有巨細之分以心論之則無小大之辯故一蜂可游觀天地一鰕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形微而輕賤之哉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抱一子曰人之遇人有貧賤男女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分別於識而不照於智也今遇土偶之人亦有貴賤男女之相而不起愛惡尊卑之念者知其質爲土而有僞之之智也前章有言曰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此變識爲智之妙用也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抱一子曰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衆人也目內覩自觀耳反聽自聽舌收津自嘗心攝念自揆

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內者亦妄先達有詩云雖然放下外塵勞內又縈心兩何異是以聖人皆僞之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人一身之中具五行之炁所主所應岐之則五其互相含攝元一性也如金鎔之得水擊之得火木絞之得水鑽之得火是也至於鳥獸蟲魚莫不皆然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爾偏於火者爲羽偏於金者爲毛偏於水者爲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類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炁輪𤨏互用回視我身皆五行之炁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說者可以忘我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

音有行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枯龜磁石鐘鼓舟車皆物也焉能有爲乎所以見大知大力大音大行者物感之故也人於事物未形之時無思無爲寂然何有一旦物感而動事激而發則智力言行見矣智力言行雖見實事物也於我何有哉故曰未嘗有我

關尹子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抱一子曰通天地之間一氣爾豈有無虛實能間之哉世人執六尺之軀以痒痾覺觸者爲我之有且爪與髮我之實有也何割之而不痛影非我之實有也何蜮射之而斃我世人見之於著不見之於微知乎此則知無知者亦我也故曰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

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抱一子曰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吸氣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尅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病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氣而飽不存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篇遂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爲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爲不害其爲無我噫莊子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中卷終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下卷

七釜篇

釜者化也　凡十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淸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

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竊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抱一子曰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下之學者去聖逾遠望道而未之見覬其庶幾聖人者絕代無聞焉而況不可知之神哉言神者例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絕之故知道之士絕口不言至於生死之說亦祕而不傳矣且孔子果不言神乎果不言生死乎如曰知生死之說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鼓之舞之以盡神皆孔子之言也今聖人於七金一篇備言變化之道蓋金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後世學者觀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爲異端僞書宜哉莊子有言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惟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斷易不云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即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之理也得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即能成天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得道之尊獨者可以輔世立我即輔相天地之宜聖人之大寶日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方之所能凝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謂也可以召風雨侍星辰即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可與佑神之謂也可以易烏獸騎鳳鶴席蛟鯨制鬼神則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之謂也可以入金石即兌爲金艮爲石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成萬物之謂也可以卜龜筮即卜筮尙占受命如響之謂也學者能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坎離交遇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搏之機然後知我之震兌即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兌之神則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矣我之魂魄即龍虎之精英能凝魂魄之氣則可以化腹中之龍虎矣坎之中有嬰兒離之中有姹女能取坎中之實以點離中之虛則女嬰相見各現其形是道也因運神火照入坎中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遇陽中之陰擒制交結如金烏搦兔磁石吸針二炁絪縕而生變化或現女嬰之象或呈龍虎之形變化萬端飛走不定往來騰躍不出鼎爐當是時則富鼓動巽風助吾離火猛烹極鍛鍊成眞丹凝成至寶是道也其中有觀心吸神二用皆助火候之力者釋氏觀法觀心似是而非方士之服

氣嚥津棄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眞心鼓巽風以吸眞神之妙用哉丹成之後自然可以伏虎豹可以入水火是皆性命之秘聞有形於易書者易不云乎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爲之聖人欲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聖外王之道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氷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爲而炁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抱一子曰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以至此關尹答曰是純炁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人拘於形則不能變化若夫鍊形爲氣使形盡化氣則聚成形散爲氣矣故能化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

知氣之變化也且蜃之爲物不靈於人而猶積氣之久可以化樓閣人物以爲海市至於鷹化爲鳩豹變爲虎蜣化爲蟬魚化爲龍鳥獸蟲魚尚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不若何耶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眞五行六塵外鑠其神氣雖間有知道者能制精葆神鍊形化氣而作輟不常十寒一曝求其純乎化氣雖億兆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也賢愚貴賤皆可爲之其道不遠今之情情不停皆此物也蓋有非此物者存乎其中學者知乎此則知吾之所以行氣者知所以行氣則知所以鍊氣知所以鍊氣則知所以化氣氣成醇矣是實也不隨氣合不隨氣散不逐形生不逐形死故曰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抱一子曰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惟昧者不自知爾世有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類人以爲神靈蓋信於物而不自信也殊不知彼之神者靈者皆我之至精至誠役之御之而能靈也化書云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如母召

子孰敢不至此亦役神御氣之道也苟知爲我之精誠豈區區信於物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抱一子曰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則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千四百兆里爲一周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亦以世之尋丈爲準既可以尋丈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豈得無奇是蓋總其大數爾若果有奇則恐滿五千五百兆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人皆能測而爲歷而昧者莫不見莫能知也故陰符經云天下莫不見莫能知者是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物無暫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爲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爲如故今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今日之我非復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矣而昧者不知横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已行四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而變故曰不存不變十萬爲億十億爲兆

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抱一子曰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既謂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有也天地之委蛻也天地且不能停化而形豈能違化哉雖然聖人假衆物以游世對五行以寓形應萬事不敢爲天下先故不爲主而爲賓也御萬物而不爲萬物所役故立於獨而無待也爲賓則如寄謂來去自如爾無待則無耦謂存亡不二爾如是則若形若數豈能拘哉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覩此形軀爲吾大患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仕世千歲而千歲化即此意也若夫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者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抱一子曰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氣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氣猶且不化況吾之非氣者乎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之眞靈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氣則一而不化也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一作能）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郭本於此有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惟十二字）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抱一子曰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形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間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抱一子曰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聞見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

好惡從人和競成人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人笑亦笑孔子之耳順縱心列子從師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從師五年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異衆人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聖人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咎不妄同人于莽而弗克攻不妄同人于郊而志未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持以動止爲戒而已矣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爲命猶人在空中不識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已猶蛟魚生於大海之中水一而已知大海爲一水則蛟魚相忘矣知太虛惟一性則人我相忘矣何者爲死何者爲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讐讐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抱一子曰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奚啻冰炭而聖罔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生極則化爲殺殺極則化爲生而況是非恩讎之間疑似反覆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爲非恩化爲讎而前日自是之我山俄而化爲衆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而化爲積怨之山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不期變而變也吁可畏哉聖人不執是不辯非不恃恩不念讎乎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慮事物之變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其要無咎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抱一子曰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已應事接物之爲苟有我而自用則一動之頃吉凶悔吝隨之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已從人當少時即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友之箴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少至老未嘗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我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

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抱一子曰輕者人之魂也明者人之神也魂爲木所以輕也神爲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魂旺日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而魂絕日沒於亥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之魂神與造化俱化而不留矣惟精與魄重而且暗可以歷久故能胎魂胎神至於來日輕明魂神復自精魄因明因寤久而復生復旺矣是則輕而明者假重而暗者爲之母也使魂神絕於申亥之間而精魄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魂神無自而生矣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魄爲金爲玉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魂神可以永久乘負得其所託而長生矣參同契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是則鍊精魄爲金玉則吾身爲大吉之身而乘負吾之魂神矣所以太一火符修鍊金丹只鍊二物者鍊精與魄也并土爲三物爾參同契謂木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者木三之魂與火二之神不須鍜鍊不入爐鼎而在爐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與魂也魂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而不昧精水之一與魄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化金液以成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五者實假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悟眞謂只緣彼此懷眞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

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巳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殆有未嘗化者存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抱一子曰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爾無頃刻不與造化俱化者也幼時顏貌至壯則異壯時顏貌至老則殊如雀鴿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乎

八籌篇

籌者物也　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

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郭本有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在其小無內之下

抱一子曰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如是則著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焉能於今中卜古古中卜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察來也能於高中示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小中示大大中示小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也能一中示多多中示一是則錯綜其數一致百慮也能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静而正也然則枯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乎著之德圓而神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

五色金堅故寶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抱一子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領則水蘊爲五精火達爲五臭木華爲五色金實爲五聲土滋爲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別某物必某數必某氣徒自勞爾故曰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關尹子曰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

淚又作泣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藥女金金又作寶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抱一子曰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然則五行之妙用靈哉神哉人患不知其機爾知其機而制之則五賊皆爲吾用而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見其形而不能隱故曰見之者昌見之者見吾身之精神魂魄凝於神水結而成象現於黄庭之中也是物也猶在腎感愛而爲精在目感悲而爲淚在鼻感風而爲涕在身媿物而爲汗一同是理皆出於心有所之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所見景物至壯至老猶能夢見終身不忘者印入於心凝結神水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也但心有所之與心無所之不同爾若夫擒制五賊鍜錬五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化矣是道也雖皆五行之物所化而成然自有非此五形之物者存乎其中爲之主宰爾

關尹子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

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抱一子曰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也天地不能留聖哲不能繫今觀夫鳥獸呦呦而鳴旬旬而來逃逃而去與夫草木茁茁而芽亭亭而茂蕭蕭而枯皆俄然爾爾化可謂速矣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有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偶在彼奇在我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與此同旨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卽道執之卽物

抱一子曰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一理見其名而不見其道者爲物所格衆人也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能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餘物非道也惟不執

之謂之道則物物皆道也若執之以爲道卽物矣

關尹子曰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抱一子曰物之眞僞生於識聖人遇物眞者亦僞之去識也眞者且僞之則舉天下之物皆僞矣知天下之物皆僞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某物之形而心忘某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九藥篇

藥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旣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卽可未有當繁簡可當

戒忍可當勤惰可（勤惰又作動靜）

抱一子曰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雜治也蓋人之處世未能去事離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存焉聖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虞故垂藥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者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國亡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大自微以至著而不敢以其小物小人小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小者且加之謹況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繁之事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强忍爲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慵惰成之者故聖人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於事無可無不可初何固必哉是則聖人雖日應萬物而不著事不著物而我在我矣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

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抱一子曰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有餘聖人之大智若愚大辨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姑爲是僞行哉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爾傳曰其愚不可及則智不如愚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則辯不如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則勇不如怯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抱一子曰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爲三未免序進也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勞分別一空總空何必序進哉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

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抱一子曰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則有所不聞非神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用吾精神不得其道爾殊不知凡天地萬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之有者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所不聞學者知之乎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抱一子曰是章義連前章之旨聖人慮學者不知無所見無所聞爲大也姑以所聞所見喻之如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色而覵某物者執某色以拘其見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聲而聽某響者執某聲以拘其聞惟聖人不慕彼之

聲色不拒彼之形響亦不處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抱一子曰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返本源須知末務苟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而不知有末務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泛應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爲行古道立本源之地也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抱一子曰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己以何克哉己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之之道矣學者當觀我本無己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欲克我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此聖人成己之學也既能成己矣然後能利物苟有一物存乎吾前則爲物勝矣焉能利物哉既能成己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則道可忘乎道未能忘焉能有道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

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抱一子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爲根以約爲紀皆老子之言而關尹子復以函刃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柔取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咎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抱一子曰夫滿水於瓶閉一竅而倒瀉不下者何哉蓋水之氣不宣達而上升則水亦不能下降矣與夫井之水俯而汲之水可上出不汲則亦不升矣聖人懷道抱德人能升進上求則必俯而接之不求則無由與之矣此不升則不降也聖人懷經濟之心雖才超伊呂非俟王屈己降志亦無由而強化矣此不降則不升也瓶以升而後降井以降而後升也聖人取物爲則迫而後動感而後起此聖人不爲天下先乃所以爲天下先也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抱一子曰使睿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而捨己從人況餘人乎世人於既失受害之後平心自思公言自議所以受禍之端皆恃一己之聰明罔人忽理而致之也既知既悔聰明何恃恃焉往者不可以追矣而來者猶可爲也惟屈已持謙以貴下賤不恃已能不執我見納天下之聰收天下之明兼天下之我用天下之智終身行之故無再失如勾踐保國於會稽受辱之後秦穆納言於崤函敗師之年皆其類也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抱一子曰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是數者與孔子翼易隨時同人知幾成務懲忿窒慾易簡恕忠之言頗同而學者不知謂道家之學獨尚無爲是則將謂聖人執一豫格後世聖人何心哉古今四方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而聖人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可從先進則從先進可拜下則拜下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異觀乎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抱一子曰道交者聖人也德交者君子也事交者衆人也聖人之交抱道德之至純故天下和同譬如父子天親不但以是非賢愚而離間也若夫賢人君子之交必以德義相合聲氣相同故賢則親愚則疏是則合非則離不出乎賢愚是非之域矣小人之交非勢利不交也有故而合有故而離莊子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其斯之謂歟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抱一子曰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釐朱鉼尹文彭蒙田駢愼到墨翟諸家之學今其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楊墨二家之言則知禽宋尹彭田愼之言至關尹仲尼之時已拒絕之矣敏捷者如今之禪學問荅所以尚口捷給也輕明者如今之騰身踴躍習觀之類也和同者如西域教之六羣和同也要急者如今之參一句話頭以求頓悟也悅豫者如今之放逸曠達逍遙自在也是數者雖非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率相類學之多弊亦不可不救也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抱一子曰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也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爲巳有道淺也遇訕謗而不辯自以爲巳有德驕也至於逢鄙猥之人自以爲巳有才繆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藥之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郭本章末有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二句

抱一子曰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愚能訥者藥也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敵辯如以火止火以水止水爾奚益哉昔南唐選博學辯給之使使本朝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至訥武夫對之使辯博之使技無所施卽此道也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抱一子曰天下道術或尙晦或尙明或尙動或尙止皆自然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利以宜吾形之動止近取諸身既如是則遠示之人亦莫不然是則神宜明則明之神宜晦則晦之形宜動則動之形宜靜則止之爾吾之手不能步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天猶不可使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橘汶貉而況違我所長乎而況違人所長乎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强爲之斯害也已道安在哉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抱一子曰多言則爲人所忌多行則爲人所短多智則爲人所勞多能則爲人所役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抱一子曰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則喪德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密盡是四者吾道何窮哉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抱一子曰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爲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其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爲師古之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不與人同其好惡也旣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在我何敢固必哉若夫道則在我獨行而已矣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愼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抱一子曰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拳拳服膺而毋失可謂好學矣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庶可晞覬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爲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終身不忘昔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椿信哉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

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抱一子曰心外別無道道外別無心是道也散在萬物而聚見於人心是心也昭昭於日用之間起居食息無不在也故心爲學者之急務古人修心無鬜爪甲工夫蓋時不待人不容緩也苟得其修大而化之而爲聖苟不得其修則流之於卵胎濕化舉諸世事復有大於此者乎世之學者賤常貴異急於所緩緩於所急貪多尚奇而從事於外務縱使得之遇窮困災厄且不能免況度世乎南華有言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捨此就彼棄重就輕倒置如是悲夫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抱一子曰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而於道有所得者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

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抱一子曰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尚不同同歸於道有言凝然寂默者有言澄湛虛徹者有言空無大同者有言晦冥息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怖道不在言意言意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聖人之說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抱一子曰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粗者如梗如苢昔人謂細語及粗言皆歸無上道有因粗言而悟道者有研細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生之不當服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抱一子曰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某言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言道則終無某言中道某言不

中道之理故善喻道者不言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抱一子曰道與事相反如水火晝夜之不侔也學者言道如言事則謬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言有理也言道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若知夫道無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雖執至言爲梗爲翳而已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抱一子曰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篤道無由而入矣然而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可謂篤矣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也世人之所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之信也若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人未必信吾之不信也況乎至於不信聖人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

乎又況乎至於不信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其難信之法也惟能信吾不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眞信矣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者哉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唯聾則不聞聲唯盲則不見色唯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抱一子曰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負盲聾瘖三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藥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掌師叱曰汝非三種病人矣噫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不瘖矣然其人始發問端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勘則本情露矣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塞固勿發通陰符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吁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見色不音言者與之默會哉

關尹子曰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眞失殊不知眞得之中有眞

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眞非殊不知眞是之中有眞非

抱一子曰天下學者皆知僞得之中有眞非故求眞得以爲得眞是以爲是也殊不知道無得失無是非纔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如人學道而忽遇異景異物而横執以爲眞得眞是者往往多遭魔攝而不悟其爲眞失眞非矣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抱一子曰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眞有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知何以生信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如是則說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辯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辯其實烏足以爲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爲訓者葢欲

學者觀此玄言不泥不滯惟領會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抱一子曰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末有不因末而害本者也世固有因事之失而虧行者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謹哉世亦有志於道而闡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悉耶噫關尹大聖人慈憐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學者可不勉旃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下卷終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跋

陳抱一關尹子注

四庫全書未著錄僅于關尹子提要一及之世所傳汪廷訥刻本分九卷朱蔚然刻本分三卷又有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亦分三卷不著校刋名氏篇目後有敘說注皆雙行與汪朱本迴異然其注文並同或謂陳氏作注後又著言外經旨以發明未盡之意殆不見其書而妄爲臆說與道書全集僅分上下二卷脫誤特甚嘗以諸本互校參定後于金陵朝天宮得道藏本又改正數十處其陳抱一序中脫簡多至四百餘字並爲補入此書出後人僞撰明宋濂謂其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

白虎寶鼎紅爐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言其說艮是然作者本主三教同源之說而筆亦足以達之荀卿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覩服食符籙等書猶彼善於此陳注擺落訓詁獨抒心得眞足以明言外之旨亦不可廢也雪枝識

參同契考異

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　宋朱子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朱子以參同契詞韻皆古奥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尤多舛誤因合諸本更相讎正朱子自跋亦稱凡諸同異悉存之以備考證故以考異爲名今按書中注明同異者惟天下然後治之治字云或作理威光鼎乃熺之熺字云本作喜一作熺參證他本者不過二處又如修字疑作循六五疑作廿六鉛字疑作鈆與字疑作爲之類朱子所自校者亦祇六七處其餘每節之下隨文詮釋實皆箋註之體不盡訂正文字乃以考異爲名未喻其旨跋末自署空同道士鄒訢蓋以鄒本

郛國其後去邑而爲朱故以寓姓禮記鄭氏註謂訢當作熹又集韻熹虛其切訢亦虛其切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故託諸廋詞歟考朱子語錄論參同契諸條頗爲詳盡年譜亦載有慶元三年蔡元定將編管道州與朱子會宿寒泉精舍夜論參同契事文集又有與蔡季通書曰參同契更無縫隙亦無心思量但望他日爲劉安之鷄犬耳云云蓋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殆與韓愈謫潮州時邀大顛同游之意相類故黃瑞節附錄謂其師弟子有脫屣世外之意深得其情黃震日抄乃曰參同契者上虞人魏伯陽作其說出神仙不足憑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

此書而晦菴與之游因為校正其書頗行於世而求其義則絶無之云云其持論固正然未喻有託而逃之意也

讃序

參同契者詞陋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爲政不至太平服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于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經爲證用意健矣故爲立法以傳後賢惟曉大象必得長生强已益身爲此道者重加意焉

此似註序後人所作今注亡而序存耳立法即立注字轉寫誤耳

附朱子曰或云後序或云魏君讃詞其文意乃是注之後序彭曉序云魏君密示青州徐從事令箋注徐隱名

而注之恐此是徐君語也其注則不復存矣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讐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附按鄒訢二字朱借之託名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記天地訢合鄭氏註云訢當作熹

附朱子曰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日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

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于易以爲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于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殊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況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又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爲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逆意此書大要在于坎離二字若于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

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爲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整齊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爲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卦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三十二策陽卽注意流行陰卽放教冥寂一爻已足卽一開放其氣以休息之十二卦周卽爲一日之功一月功周卽爲一歲之運反覆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嘗具圖欲與季通講之未及爲寄而季通死矣

[附]按朱子于昔所著書成家者未嘗隨聲附影輕附
于聖人之徒如麻衣易以爲戴師愈所作關子明易
以爲阮逸僞作其重于傳信如此獨于參同契無一
語疑似且其解易得于邵子爲多而其言曰邵子得
于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是以從上處之也嘗曰
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又曰今始識頭緒
未得其作料孔穴慶元丁巳季通編置道州將別留
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嗚呼是師是弟
子處憂患不亂如此而獨于參同拳拳焉脫屣世外
之意決矣明年季通卒又得所謂策數之法恨不得
與季通講之又二年而先生卒矣然則參同陰符二

書自其師弟子始而二書不戾于聖人可信故成書以之列太極先天之後豈有二乎哉

周易參同契考異

宋朱子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五代彭曉解義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眞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詞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譔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敘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覆示之晦朔通以降騰

配以卦爻形于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
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

（附）按參同契注本凡一十九部三十一卷其目載夾
漈鄭氏藝文略彭曉本最傳然分三卷爲九十章以
應陽九之數歌鼎器一篇以應水一之數其傳會類
如此蓋效河上公分老子爲上經下經八十一章而
其實非也鮑氏云彭本爲近世淺學妄更祕館所藏
民間所錄差誤衍脫莫知適從朱子考辨正文引證
依據其本始定今不敢又贅附諸說云

（附）朱子曰參同契本不爲明易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
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

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于火珠林者是其遺法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推而通則亦無害于易　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是其源流　先天圖與納甲相應蔡季通言與參同契合以圖觀之坤復之間爲晦震爲初三一陽生八日爲兌月上弦十五日爲乾十八日爲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爲艮月下弦坎離爲日月故不用參同以坎離爲藥餘者以爲火候　邵子發明先天圖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　參同

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爲之其用字皆根據古
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爲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
中有云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睹神明或告人兮魂
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　須溪劉氏曰
古書惟參同契似先秦文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

乾坤以宇內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萬
物終始皆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
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終始皆在其間此乾坤所以爲易
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凡言易者皆指陰陽變化而言在

八則所謂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爐鼎歟

坎離匡郭運轂正軸

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升降于其間所謂易也先天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是也故其象如垣郭之形其升降則如車軸之貫轂以運輪一下而一上也轂車輪之心外實而持輻內空以受軸者也軸車下橫木兩頭貫轂而受轄者也

牝牡四卦以爲橐籥

牝牡謂配合之四卦震兌巽艮是也橐鞴囊籥其管也蓋納甲之法乾爲望坤爲晦而坎離升降于其間震爲生明而兌爲上弦巽爲生魄而艮爲下弦如鼓鞴之有緩急也

附朱子曰邵子云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

參同契首卦位鋪排都只一般

覆冐陰陽之道猶工御者執銜轡準繩墨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歷紀

此言人心能統陰陽運轂軸以成丹也銜轡謂所以使陰陽者繩墨謂火候軌轍指其升降之所由中謂心外謂氣數即下文六十卦之火候也

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並爲六十剛柔有表裏

月以五日爲一節六節爲一周兼晝夜爲六十以配六十卦晝剛夜柔剛裏柔表蓋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爲爐竈丹藥所用以爲火候者止六十卦也

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如次序

此六十卦之凡例一月而一周葢逐日用功時刻之早晚也

旣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

旣未謂晦日之卦朝旣濟莫未濟也爽謂生明之時

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春夏謂朝秋冬謂莫內體謂前卦外用謂後卦此亦六十卦之凡例後篇屯以子申蒙用寅戌乃以納甲之法盡發之大率一日所用子午卯酉四時而已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序

此言朝暮用功有不同之處未詳其說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

此引易而釋之以明乾坤坎離之用言乾上而坤下離降而坎升也乾坤二用謂乾用九坤用六九老陽六老陰也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升降于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没亾

乾坤二卦六爻九六各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定位而六爻之九六卽此九六之周流升降也納甲之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艮納丙兌納丁皆有定位而坎

納戊離納已無定位蓋六卦之陰陽卽坎離中爻之周流升降也故以此之無制彼之有如器有形而其用乃在其形之空處蓋用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之語也消息謂自坤而息歷震兌而極于乾自乾而消歷巽艮而極于坤也沒亡謂無位也後章用九翩翩爲易宗祖一節亦是此意也

附朱子曰或問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曰不然蓋是後人見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僞作此經大槩皆是檃括參同之語而爲之也其間有說錯了處如二用云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卽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

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牽合一字來說

附按彭氏以為魏公得古文龍虎經而譔參同契朱子以為經乃後人僞作今考參同契中有古文記龍虎之文往往古有其文如火記之類特恐非今所傳者耳鮑氏云此乃三墳書狐首經之比未可知也

附又按金碧古文龍虎上經差簡于參同契然其語次布置與契不甚相遠而加整焉末云火記不虛作亦契中語也然則火記又參同之所出歟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効挍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為

徵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宮戊己之功

此以造字之法明坎月離日之合而爲易也蓋坎戊離己皆居中宮土位而四方四行皆禀其氣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湊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此總明日月爲易之意下乃詳言其法與一月之火候

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撣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蠕動莫不由于是仲尼贊洪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稱元皇關雎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

牙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信以應時

此書之法以一月爲六節分屬六卦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爲一節故言朔旦則震始用事而爲日月陰陽交感之初于是加修煉之功如聖人之作六經皆有所托始也此實一篇之要言而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又一節之要處他皆以明此耳

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

此又以一月爲十二節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爲序每二日半爲一節復卽前六節震卦之內體也長子震也父乾也母坤也下章云朔旦爲復

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

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葢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于西方庚地也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葢受二陽之光而昏見于南方丁地也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旣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于東方之甲地也

蟾蜍與兎魄日月炁雙明蟾蜍眡卦節兎者吐生光

此言望夕之月全受日光而借蟾爲瞻借兎爲吐也

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

七八謂十五日也十六日謂第四節之始也始生下一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于西方辛地也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于南方丙地也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于東北借易朋字作明字也一月六節既盡而禪于後月長子繼父復生震卦壬配甲癸配乙皆屬乾坤括十日之始終自晦至朔旦至此一月之火候也

附朱子曰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沉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

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藏

索盡也

八卦列布曜運移不失中立精眇難覩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表以爲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參同考三才動則循卦節靜則因彖辭乾坤用施行天下然後治

此用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之語上言乾坤用卽用九用六也治或作理蓋避唐諱此下至國無害道皆以國政爲喻

可不慎乎御政之首管括密微闓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侈離俯仰文昌總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日合五行精

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移主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此皆取譬之言然其間亦有可詳味者

內以養己安靜虛无元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沉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此乃以內事言之于經中最爲要切而三光陸沉溫養子珠之一言又要切之要切者前所譬御政之首魁柄綱紐

正謂此也初正幹立原始而言也終修末持要終而言也
一者以掩蔽言其造端之處隱而不章者也
上德无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
則稱无无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胥
此下漸難通曉今畧以意解之上德即上文所謂雌陰化
黄包三光陸沉下文所謂汞白爲流珠青龍與之俱所謂
流珠水之母者正思慮所不及也下德即上文所謂雄陽
播玄施温養子珠下文所謂白虎爲敖樞黄土金之父者
正著意用力處也閉則皆失其所宜矣下不可無故無者
以奉上神德謂微妙處龍虎經作上有青龍居金氣即謂
雄陽白虎也大卒陽旣下即陰自上矣所謂孔穴者此也

鼎器歌云陰在上陽下奔此亦至要之言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

白謂汞黑爲鉛金精言其生于鉛水基能生水也白黑各一而水爲道樞所謂神德者也

陰陽之始玄含黃牙五金之主北方河車

玄含黃牙水中有土静而有意也北方河車黑而生水也以下文考之正謂鉛耳

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爲狂夫

鉛即上文所謂金氣

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

此卽上文知白守黑之義

眞人至妙若有若无彷彿大淵乍沉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

此所謂温養子珠者也

望之類白造之則朱鍊爲表衛白裏貞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踟躕守禦密固閼絕姦邪曲閣相通以戒不虞

徑寸卽所謂子珠者垣闕疑卽下文所謂情主營外恒爲城闕者耶皆未詳其何說

可以无思難以愁勞神氣滿堂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俱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履行步斗

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立胞食炁鳴腸胃吐正
吸新邪晝夜不臥寐腸鳴未嘗休身體以疲倦恍惚狀若癡
百脈鼎沸馳不得清澄居周迴立壇宇朝暮敬祭祠鬼物見
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懽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腐
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條有萬
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言此道與諸旁門小法之不同不能詳解

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服食三載輕
舉遠游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
潛伏竢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昇膺籙受圖火記不
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汞白爲流珠青

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如之

偃月疑前下圓後上缺狀如偃月也白虎鉛也火也氣也西也魄也陽也爲熬樞言下奔而致蒸潤上行也汞白精也青龍水也東也魂也陰也上弦陽也下弦陰也

附朱子曰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

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八日爲兌上弦又進八日乃成乾體二十二日爲艮下弦

又退八日乃成坤體一本註云銖有三百八十四亦應爻之數蓋一斤之銖數也自震而起至乾而滿歷巽而消至坤而盡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金反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郭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熺

金卽鉛也金歸其母復其故性謂斂藏不用日不照月純坤卦也熺字本作喜一本作僖今按皆無理案說文熺炎也後漢多用此字

子午數合三戊巳號稱五三五旣和諧八石正綱紀嘑吸相

貪欲佇思爲夫婦黄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爲鬼土

塡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勝火消滅俱死歸厚

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

子水一午火二數合三也戊已土其數五三五合而爲八

八石象也然其實但水火二物而以土爲主耳土屬脾脾

主意謂以意使火下而水上相呼吸也金即火也朱雀疑

指心而言又意之主也此火字與前章煞字意不同別是

一火也執平謂執衡司夏也此書之意大抵爲以火烹水

以水滅火亦如前章月受日光反歸其母之意也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服

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避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

散若風雨熏烝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更生黑齒落出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眞人

此言內丹而言入口未詳其旨餘見後章馳入赤色門下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氷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爲主禀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眞終始自相因

此皆以同類相變爲譬也

欲作服食僊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粟覆雞用其子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兎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又以異類不能相成反覆明之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值耗火亡貨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羌石膽雲母及礜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冶鼓下五石銅以之爲輔樞雜性不同種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

此言爲外丹者藥非同類不能成寶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畫八卦效天圖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爲世定詩書素無前識資因師覺

悟之皓若褰帷帳瞋目登高臺
言三聖迭興事有優劣益伏羲法天文王踵羲夫子踵文
有形者易制無形者難及也因自言因師以悟此理也詩
書兩句未詳
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
原流幽明本共居竊待賢者談曷敢輕爲書結舌欲不語絕
道獲罪誅寫情寄竹帛恐泄天之符猶豫增歎息俛仰綴斯
愚陶冶有法度未忍悉陳敷略述其紀綱枝條見扶疏
絕火記六百篇蓋古書今亡未可知
以金爲隄防水火乃優游金數十有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
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眞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水

二與之俱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炁伏烝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

此言丹之第一變也金水並見上入一作火據下文三物即當作火然又云下有太陽炁則似只是二物恐當作入而三亦當作二耳此是金水數皆十五而五分其水只用其二蓋十五之六也其三則十五之九也水二一作火二與上水火下三物相應但上無火之銖兩下又有太陽字則又未必然也二物相含受即陰陽坎離之交三物之說甚明

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窗塵

此是第二變也

擣治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脩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炁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爲神

此第三變也擣治并合此當別有所作用赤色門謂口也液凝灰土理須自見葢吐出而鍊治之復吞納也炎火卽所謂太陽炁聲正勤後章亦言嗷嗷聲正悲如嬰兒慕母是也修疑作循字唐人兩字多互見氣索命絕又是前章火滅金復之意粉提刀圭未詳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煩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榮日月相激薄常存晦朔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

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此解上文還丹得名之義因火滅而金復也

吾不敢虛說放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鍊秋石王陽加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中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參序立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馬就駕明

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家

此與上篇首章相表裏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宮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日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為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霰雪二分縱横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相伐蝗蟲涌沸山崩地裂天見其怪羣異旁出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起已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與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

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

屈伸反覆

此與上篇論屯蒙朝暮內體外用相表裏蓋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庚巽辛坎戊離巳艮丙兌丁也重卦之法乾下三爻納甲子寅辰上三爻納壬午申戌坤下三爻納乙未巳卯上三爻納癸丑亥酉震下三爻納庚子寅辰上三爻納庚午申戌巽下三爻納辛丑亥酉上三爻納辛未巳卯坎下三爻納戊寅辰午上三爻納戊申戌子離下三爻納巳卯丑亥上三爻納巳酉未巳艮下三爻納丙辰午申上三爻納丙戌子寅兌下三爻納丁巳卯丑上三爻納丁亥酉未而內體從子至辰巳外用從午訖戌亥故朝屯則初

九庚子之爻當子時六四戊申之爻當卯時暮蒙則初六戊寅之爻當午時六四戊戌之爻當酉時餘六十卦各以此法推之此再言一日之火候也

晦朔之閒合符行中渾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靈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乎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象發散精光畢昴之上☳震出為徵陽炁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故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際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進止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

坤承結括終始蘊養眾子世爲類母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上九亢龍戰德於野用九翩翩爲道規矩循據璇璣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得察睹故無常位爲易宗祖

此再以納甲言一月之火候也又以乾六爻納於其間以明陽氣之消息箕斗但言東北畢昴但言正西借天之四方以言地之四方耳非謂天之東北西方也六五恐是廿六字廿音入卽二十字二十六日以後坤卦用事也用九以下與上篇乾坤二用處相表裏

朔旦爲☷☳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烝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光光耀

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湊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中而相干䷫姤始紀緒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為蕤賓賓服於陰陰為主人䷠遯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昧冥䷋否閉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詘沒陽姓名䷓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復榮薺麥牙蘖因冒以生䷖剝爛支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道窮則反歸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元遠幽眇隔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原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

軋後爲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始復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秋常存

此以十二卦細分一月之火候亦通一歲之火候也一月之法二日半爲一卦復爲震之坤臨爲兌之坤泰爲乾之坤大壯爲乾之震夬爲乾之兌乾爲乾之乾姤爲乾之巽遯爲乾之艮否爲坤之乾觀爲坤之巽剝爲坤之艮坤爲坤之坤臨爲復震大壯爲復兌乾爲復乾遯爲復巽觀爲復艮坤爲復坤其推演之例以卦名律名辰名三者而言輻輳卽大簇俠列卽夾鍾洗濯卽姑洗中卽中呂昧賓卽林伸卽申任薔卽南閭卽亥應卽應鍾大率傅會假託不足深究也後爲主君蓋亦讀易而後得主爲句其誤久矣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禀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于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反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眞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黑白相扶縱橫一寸以爲始初四肢五藏筋骨乃具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鉛

此與上篇知白相表裏言人之始生亦以陰陽交合而成今欲爲丹亦由是也凡言道者皆丹之託名鉛疑是飴字

以似而誤也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㪺二氣元且遠感化尚相通何况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揚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眎覽開闔皆合同爲己之軸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以鴻三者旣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證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顏容寖以潤骨節益堅强辟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氷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芸鋤宿汚穢細微得調暢

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此一節乃涵養本原工夫尤爲要切

附朱子曰離氣內營衛嘗見前輩讀內爲納其說是也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閎不通猶盲者不任杖聾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護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欲知服食法事約而不煩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倡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闌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育養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敕子孫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

西界隔主定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逐相銜嚥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畏鸇各有其功何敢有聲不得其理難爲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饑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如審遭逢睹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五行相克更爲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爲成道

言學小術者勞而無功得此法者約而不煩太陽以下與前篇知白熬樞黃輿等章相表裏五行相生母子之恩也火金相克嚴父之令也三五謂火金木皆稟土氣也一說謂三五即前篇子午戊巳也一　未詳所指或曰與當作爲

下篇三五并與一亦放此東疑當作左此言陰陽定位也龍虎六句母子之恩也熒惑太白以下八句嚴父之令也不得其理廣求名藥爲外丹者也以類相況如前篇言八石正綱紀之類也

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俛仰當此之時雖周文揲蓍孔邱占象扁鵲操鍼巫咸叩鼓安能令蘇復起馳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黄牙爲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原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猶火動而炎上水流而潤下非有師導使其然者資始統政不可復

旼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稟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制始先坎男爲月離女爲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朔晦薄蝕奄冒相包陽消其形陰凌災生男女相須含吐以滋雄雌交雜以類相求金化爲水水性周章火化爲土水不得行故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過節爲女所拘魄以撿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

以毒藥能殺人爲黃牙能制姹女之譬外丹卽謂丹砂此未詳何所指也物無陰陽以下皆物理明爲此法者當陰

陽交合爲本也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腎黑爲子脾黃爲祖三物一家都歸戊已剛柔迭興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懽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死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九一之數終則復始含元抱真播精於子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元武龜蛇盤蚪相扶以明牝牡畢竟相胥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令蘇秦通言張儀結媒發辨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使爲夫妻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劑參差夫其紀綱雖黃

帝臨爐太一降坐八公擣鍊淮南執火立宇崇壇玉爲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跪祝章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滷塗瘡去冷加氷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卽上章姹女黃牙之意心赤脾黃二章諸本無之未詳孰是龍虎子午交錯方位闗闗以下又以二女明藥物之非種

下篇

惟昔聖賢懷元抱眞服鍊九鼎化跡隱淪含精養神通德三元精液湊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常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爲圖籍開

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石覆冒衆文學者得之
韞櫝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
者不遂農夫失芸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斯文
字約易思事省不煩披列其條實核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
循故爲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以意參焉

言昔之仙者著書示人而不明言其事託名諸石爲身內
陰陽之號故學者多失其指今著此書省約易曉仍恐漏
泄故多謬亂之辭而孔竅其門也其下歌辭又撮一書大
指云

附按亂辭如離騷之亂曰也下文可見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

駭昬景妄前卻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眎之兮王者退自改
關鍵有低昂兮害烝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於海

此一節言水溢之咎王者能自改則害氣息而水土平矣元溝蓋謂天漢河鼓星名星紀丑位未詳其說九年謂洪水關鍵低昂謂陰陽升降也害氣災害之氣以人身取譬而言亦爲水火不既濟之象

附朱子曰元溝害氣恐未是說人身內事方是設譬之辭　王莽傳曰害氣將究矣蓋上文說洪水爲災而王者能改故害氣去而洪水平也害訛作周又訛作固後人遂妄改爲精而增而字皆非是然因周字可見其爲害字蓋篆隸文皆相似也

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于甑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液和於后

附朱子曰虎一作礜一作礬按三字皆假名但下句云蒼液即此合作礜與礬而前有礜磁之文即作礜爲得然下句又云朱鳥及再列三獸之名位則此當爲虎而液亦當爲龍矣倡導前即前所謂熬樞下文云和于後即此似皆指有情之物作龍虎爲當也此一節又是以火烹水以水滅火金水相合復還本初之意

朱鳥翱翔戲兮飛揚色五采遭遇網羅施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

未過半兮龍鱗狎獵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主潏潏鼎沸馳兮暴涌不休止雜遝重疊累兮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氷兮闌干吐鍾乳崔嵬以雜廁兮兼積相支柱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自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爲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乃爲三五三五并與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黃兮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

此復總言還丹之法撮其精要子午謂乾坤寅申謂坎離升熬卽所謂熬樞伏蒸者白虎金清龍水朱雀火以金生水而水滅火以成丹其形如此前所謂先液後凝馬齒闌

于是也嗷嗷聲正悲亦前所謂晝夜聲正勤者陰陽得配淡泊相守即所謂各守境隅各自獨居者房東方七宿之中六其度數也昴七張二放此二物謂陰陽三五謂火金木皆稟土氣也幷與一詳其文意與似當作爲二所取甫皆未詳其文義

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爲南泥竭乃成塵兮火滅自爲土若蘗染爲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煑爲膠兮麴蘖化爲酒同類易施功兮非種難爲巧

譬上事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代後兮昭然而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昺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復眎上下千周

燦彬彬兮萬徧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言其書指著明學者但能讀千周萬徧則當自曉悟如神明告之也董遇云讀書千徧其義自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

五相類

此篇五章一參同二太易三象彼四鄶國五委時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纖微未備缺略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旨意等齊所趣不悖故復作此命五相類則太易之情性盡矣太易情性各如其度黃

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曠太元無形容虛寂不可覩匡郭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

此言晦朔之間渾沌鴻濛隱形而藏之時也太元無形容上善若水真一難圖之象也四象未詳

鄶國鄙夫幽谷朽生

附朱子曰魏君實上虞人當作會稽或是魏隱語作鄶

挾懷朴素不落權榮棲遲僻陋忽略令名執守恬淡希時安

平遠客燕閒乃撰斯文歌敘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所趣一統共倫務在順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爲歷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煩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功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眞礫硌可觀使余敷僞却被贅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托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湯遭厄際水旱隔并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

鼎器歌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二尺厚薄勻腹三齊坐垂溫

二尺或作尺二彭曉解作二尺三齊一作齊三按齊卽臍字

陰在上陽下奔

此二句是要法

首尾武中間文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膽理腦定升元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却歸一還本原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極幽元若達此會乾坤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

守眞傳文御白鶴兮駕龍鱗遊太虛兮謁仙君錄天圖兮號
眞人

周易參同契考異終